

人生百味

菜园子里不铺砖

□新 运

诗苑

秋 分

□刘启才

秋分翩然而至
秋天
不再像老虎一样暴躁易怒
而是脸色沉静
如沐浴岁月的中年女子
智慧中含有宜人的慈祥
秋分
平分昼夜
白日时光却脚步匆匆

夜似长了
正好在凉爽的秋风中
慢慢地享受秋月、秋夜
秋分
田野的禾稻一片金黄
农家洒下的汗水
换来沉甸甸的回报
那一起弯下的腰
是它们表达的谢意、敬意

□张红艳

在九月的田野
阳光金黄
父亲的身影
如古老的雕像
镰刀在他手中
闪着寒光
那是岁月磨砺出的锋芒
稻浪随风翻滚
沙沙作响
父亲弯下腰
收割希望
汗珠从额头滚落
砸进土壤
洇湿了
这片深情的地方
他粗糙的手
抚摸着谷穗
像抚摸着孩子的脸庞
丰收的喜悦
在眼中荡漾
皱纹里
藏着岁月的沧桑
一辆破旧的板车
吱呀摇晃
满载着粮食
缓缓归仓
余晖洒在他背上
拖长身影
仿佛一幅
永恒的画章
夜色渐浓
月光洒在庭院
父亲坐在谷堆旁

点上烟杆
烟雾缭绕中
他静静凝望
那是对土地
无尽的守望

秋声拾趣

秋风轻摇着树梢
叶子簌簌
似细语悄悄
告别枝头的怀抱
飘落在岁月的轨道
秋雨滴答敲着瓦檐
像灵动音符四处跳跃
落在水洼
泛起欢笑
晕开一圆圈的美好
秋虫在草丛间吟唱
那是生活的小曲谣
或低沉
或高亢
为秋夜添一抹热闹
落叶铺就金黄小道
我踩上去
嘎吱轻叫
这是秋天独有的韵调
藏着岁月的奇妙
秋声里的眷恋
也有对未来的期冀
于这缤纷的时光
聆听秋意
满心欢喜

从南到北6米，由东往西7米，总共42平方米。这是我买的高层，一楼所带的花园面积。这幢高层楼房总共有三十层，一楼的价格最高，就是因为带这一个小小的花园。事实上，小区里所有的花园，严格说，都是业主的公共绿地。可这公共绿地，一旦被铁栏杆包围了起来，就成了私人所有。

我这一块地，每平方米的价格，超出三十层高楼均价1500元，房子的面积自然也超过了100平方米。可高层100平方米的房子，要除去30平方米过一点的公摊面积，事实上真正能够使用活动的地方也就70多平方米，和我们原来的土坯平房相比，还是一个鸡窝鸽笼。我理想和想象中的房子，可抡圆了扫把扫灰除尘，而不是手拿笤帚鸡鸭般啄食。我的父亲经常絮叨，就算房子100平方米，也多掏了15万，就是为了买这么一小块地，图了个啥？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是个花园，在我的心里，我只把它当作菜园子，当作我们老房子门前一样的菜园子。我搬到县城之后，也曾学着和城里人一样在楼房里养花，我还比城里人大气豪迈，高瞻远瞩。我

2008年，我大学毕业，在山西太原找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当时，我和同事零羽合租在东湖醋园隔壁的小区，每天沐浴在酸涩但令人沉醉的气味中。下班途中，总要经过小东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发现小东门街的路边，摆了一张土黄色长桌，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桌子后熟练地兜售着什么。只见那位大哥手起刀落，利索地把擀起的两三张圆饼切成窄条，装入塑料袋，浇上调料，交给顾客。这白色圆饼质若凝脂，中间厚，外围薄，富有弹性，像是凉皮的变种。问起来，才知道它叫“碗饠”，荞麦面做的，因最后一道工序用碗底蒸出而得名。

我们买了两份，充满期待地吃起来。没想到，味道好得出奇！碗饠光滑而有韧劲，鲜香微辣，让人满嘴飘香。于是，我和零羽成了这个小吃摊的常客。就这样过了三四年。我们日复一日经过小东门，大哥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地出摊，有时候大嫂也来帮忙。2012年，我和零羽都离开太原，各谋前程。小东门的碗饠，成了山西诸多食物中我们最不能忘却的一种。

2015年，我回了一趟太原，办完事直奔小东门，大哥果然还在。卖碗饠的桌子换成了功能齐全的小推车，顾客络绎不绝，大嫂也喜笑颜开地忙碌。我点上一份，大快朵颐——依旧是熟悉的味道。我又要了一份打包，趁大哥调拌的时候和他攀谈，说我当年几乎天天都来吃，现在回来，第一时间就来吃一份碗饠过过瘾。大哥听了，仿佛受到最高的褒奖。他仔细看看我，说记得我的模样，激动地要我为买单，因为我已经用微信付过款而作罢，于是马上又切了一份送我。我推辞不过，收下了。几年后，我又回太原，照例来小东门吃碗饠。我跟大哥坐在摊位边聊天，得知他是平遥人，碗饠调料是他自己改良的。这10多年来，靠着这一份几块钱的碗饠，没有发什么大财，却有稳定的收入，还把儿子供上了大学，而且是非常不错的兰州大学。

我和大哥互加了微信，虽然说话不多，但通讯录里有这么一个人，我感觉十分安心；因为他，对太原美食的记忆不会褪色；想起他，对生活的信心也多了几分。今年再回太原，大哥俨然已当我是老朋友了。我要打包两份碗饠，他说什么也不让我付钱。过意不去，到旁边水果摊买了一个西瓜送给他，他竟然生气了。最后我把西瓜和碗饠一块带走，才平息了他的“愤怒”。这次见面得知，大哥的儿子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又读了研究生，已在实习了。大哥说，虽然做小生意不容易，但一点一滴地积累，总归很踏实。我明白，中国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有无数条长长短短的街道，在无数的街头巷尾，总有大哥这样默默无闻但踏踏实实的小本生意人，点缀着城市的万家灯火，也守护着自己的生活。我已从大哥的碗饠里，吃出了更多的滋味。

我讲的一句话我牢记心中，就是花盆越大越好，不管是一株庄稼，还是一棵花草，它总会越来越大，越长越高，如果花盆小了，最终就会放不了，盛不下，还容易头重脚轻。与其总是由小到大而更换花盆，不如一次到位。它怎样生长，都能盛得下，装得了，省去了多少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

我想象中的花，在别人家里看到的花，在我家都没有渴望中的舒展怒放。养花的行家曾经给我说，养花也要缘分。似乎，大概，可能吧！一般来讲，是命中注定。花开旺盛，花开繁茂，花的主人多生女孩；养花不好，甚至养不活的人，最大的可能是生男孩。我的母亲也曾经在家里养过花，就是养不活，更养不大，理想中的繁花似锦，花团锦簇，含苞怒放，我的天哪，这是个久远的传说，这是祖孙三代听说过的远古神话。母亲养花，比不了村里其他女人，她生了我们兄弟三人。

在好些年后，我把所有花盆都送给了别人，因为，我养的花一直都是鸡肋。在好些年后，我有了孩子，果真是个男生。

那我家的花，我送出去的花，我送给别人的花，还有花盆，据说，换了地方，换了主人，不到七天，可能七天刚过，就开始疯长，正好配那些硕大花盆。

这个菜园子，当时工人们安装围栏的时候，我看到了有机可乘，赶快凑过去，满脸堆笑，让烟。这烟不能白抽，施工队长接过烟，并不抽，夹在了自己的右耳之上。左耳已经有了一支。他给自己手下的工人们安顿，这个围栏，在西边增加一根路沿石。

就这一根香烟，我多出了一根路沿石，一根75厘米长的路沿石，东西走向，乘以南北的6米，增加了

面积。所以，后来有人问我菜园子多大，多大的菜园子，我就说50平方米。别人会说，这么大的菜园子，种的菜根本吃不完，还露出羡慕的表情。

门前菜园，不负人望又众望所归。去年，在深秋有霜时分，在落雪之前，我浇了最后一次水，等地干了之后，从附近乡镇拉了发酵过的上好羊粪，均匀扬撒在地里。我和父母并没有忘记和生疏当年在村里的本事，铁锨深挖，把地翻了一遍，踩断了几张塑料鞋底。好土好肥好太阳，无比美妙的风，恰到好处想来就来的雨水，在今年给了我无比丰厚的回报。

长茄子、圆茄子，紫色的花，朵朵都凝结成果；大大小小的西红柿一窝一堆一捧，还有一种俗称“贼不偷”的西红柿，通体绿色，光滑柔软，早已熟透，味道简直好极了；辣椒还是我们从前喜欢的“四平头”和“猪大肠”，“四平头”宽厚多肉脆爽，“猪大肠”不去籽和筋，直辣得眼睛流泪；丝瓜、苦瓜、黄瓜的秧藤爬满了铁围栏，还向路上伸过去，把各种瓜长在了邻居家里；油白菜、四季白菜长得快，我们吃完这茬，又把菜籽撒在了地里，过不了几天，就开始破土探头。黄瓜长得好，喜水，我隔三差五就浇它一次。那些黄瓜，暗藏在叶子下面，顶花带刺，不想让我们看到摘它，可它终不能逃脱被看到的命运，我先看到，当时孩子并没有看到。他总是有些粗心大意，不如从前年龄相仿的我。

我看到了黄瓜，并不揪摘。我叫孩子出来，让他自己找寻，是想让他有发现的惊喜，还有亲自动手带来的快乐。也是想让他知道，他的父亲，如他这般的岁数，在每天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独自赶着家里二三十只羊出了院门。从不让他的爷爷奶奶叫我去起床。

我叫孩子出来揪黄瓜，他搞得

我从小就喜欢艺术，从小学开始就喜欢画画。那时候，家里有一张画纸，我每天放学后就会在那上面画。画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是风景，有时是人物，有时是想象中的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画技也在不断提高。从简单的线条和色块，到复杂的构图和色彩运用，我都在不断探索和尝试。艺术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让我在忙碌之余，找到了一片宁静的天地，也让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无尽的乐趣和满足。

喜欢艺术的朋友们不知发现了没有，从去年中旬开始到现在，一些受众多的微信公众号如《今日头条》等连续登载优秀的素描、速写、油画等绘画作品，让人们尽情地欣赏基础艺术之美。当然，我本人每遇优秀的作品，一定要认真地打印出来进行收藏，只因为喜欢，也是对我曾经刻苦追求艺术的一种纪念。

曾经的我，对艺术无比热爱，饱含激情，把自己的青春岁月悉数奉献出来，遨游在素描、速写、油画的艺术天地中不能自拔。往事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温暖如昨。

记得1984年的冬天异常寒冷。这一年我高考落榜后，在朋友推荐下来到山西大学艺术系大二油画班跟班学习绘画。从此，自幼喜欢画画的我，沉浸在艺术的海洋里，如鱼得水，开始了正规的绘画训练。学习期间，每天欣赏着老师、同学们一幅幅优秀的艺术作品，自己流连忘返，爱不释手。这些作品虽

然风格各异，表现手法不一，但它们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界限，总能触动我的心灵，促使我奋进，尽情享受精神食粮。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班年轻的王建平老师在一张素描纸上，手拿半截炭精条，寥寥数笔就将模特对象描绘得准确到位，神形兼备，其线条、构图等视觉元素表现恰当，也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感受传达出来，与观赏者共鸣。原来这就是绘画，这种能深深打动我的艺术，它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废寝忘食，着魔似的刻苦训练起来。

上世纪80年代的山西大学还是分南北两院，北院较大、南院较小，艺术系就在南院的尽头，而两院中间则以许西村为界限。当时的许西村是由大小不等的平房组成的小村落，很多外地来的艺术类考生都扎堆居住在这里集训，以备参加高

非常正式和隆重，脱了背心裤衩，换了长衫长裤，我知道，我也相信，这是他学校老师的安顿和叮嘱，凡事都要认真，要有仪式感。他怕痒，他还拿了一把剪刀，黄瓜上的刺曾经扎过他，让他的胳膊痛了痒了，黄瓜丝瓜藤秧上开的花，那些花粉和香，引发了他的鼻炎，有半个月不停地打喷嚏流眼泪。

他手里拿着两根黄瓜回来之后，脸色极其不好，还有怒意，问我，爸爸，我们家的菜园子里为什么铺砖？

我问他，为什么要在菜园子里铺砖？他说，我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我们这个小区，我看到了每家每户每院，只要有菜园子的人家，菜园子里都铺了砖，就我们一家没有铺砖。如果菜园子里铺了砖，就不会弄脏我的鞋底，我沿着这些砖铺的路，揪黄瓜，摘辣椒，拖下茄子，拔那些白菜，一片叶子都不会沾在我的身上，青萝卜缨子边缘的毛刺也不会扎我的手，我再次不会痒啊，也不会疼啊！

我怎么给他说呢？他说的确实有道理，可我怎么能够给他讲清楚，这地就是地，砖就是砖。土地，可以长出花草树木和庄稼，让我们活命，没有饥饿寒冷，还送来凉风香气。

我倒是心里有些安慰，至少我的孩子，认识茄子、辣椒、西红柿，他知道丝瓜有黄绿两种颜色，黄瓜身上有刺，不会把麦苗当作韭菜，他在这个小小的菜园里认识了潮虫、蚯蚓，听到过蟋蟀的歌唱，还有燕子麻雀偶尔的停驻，菜青虫慢慢蠕动，突然有天化蝶而展翅高飞，蜜蜂人不惹它它不会蜇人。

他喜欢吃菜园子里的韭菜。他能跟着这韭菜，跟着我的父亲、他的爷爷，跟着从两百多公里之外背回来的韭菜根找到回家的路。

我小时候，家里有一块地，那是爷爷留给我的。每到秋天，爷爷就会带我去那里，教我辨认各种蔬菜。那时候，爷爷总是耐心地告诉我，哪种蔬菜适合什么时候种，哪种蔬菜适合什么时候收。爷爷说，种菜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他教会了我如何观察自然，如何顺应时节。那块地虽然不大，但对我来说，它是一片充满生机的天地。每当我看到那些蔬菜在阳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我的心里就会充满喜悦和满足。

我从小就喜欢艺术，从小学开始就喜欢画画。那时候，家里有一张画纸，我每天放学后就会在那上面画。画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是风景，有时是人物，有时是想象中的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画技也在不断提高。从简单的线条和色块，到复杂的构图和色彩运用，我都在不断探索和尝试。艺术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让我在忙碌之余，找到了一片宁静的天地，也让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无尽的乐趣和满足。

喜欢艺术的朋友们不知发现了没有，从去年中旬开始到现在，一些受众多的微信公众号如《今日头条》等连续登载优秀的素描、速写、油画等绘画作品，让人们尽情地欣赏基础艺术之美。当然，我本人每遇优秀的作品，一定要认真地打印出来进行收藏，只因为喜欢，也是对我曾经刻苦追求艺术的一种纪念。

曾经的我，对艺术无比热爱，饱含激情，把自己的青春岁月悉数奉献出来，遨游在素描、速写、油画的艺术天地中不能自拔。往事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温暖如昨。

记得1984年的冬天异常寒冷。这一年我高考落榜后，在朋友推荐下来到山西大学艺术系大二油画班跟班学习绘画。从此，自幼喜欢画画的我，沉浸在艺术的海洋里，如鱼得水，开始了正规的绘画训练。学习期间，每天欣赏着老师、同学们一幅幅优秀的艺术作品，自己流连忘返，爱不释手。这些作品虽

然风格各异，表现手法不一，但它们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界限，总能触动我的心灵，促使我奋进，尽情享受精神食粮。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班年轻的王建平老师在一张素描纸上，手拿半截炭精条，寥寥数笔就将模特对象描绘得准确到位，神形兼备，其线条、构图等视觉元素表现恰当，也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感受传达出来，与观赏者共鸣。原来这就是绘画，这种能深深打动我的艺术，它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废寝忘食，着魔似的刻苦训练起来。

上世纪80年代的山西大学还是分南北两院，北院较大、南院较小，艺术系就在南院的尽头，而两院中间则以许西村为界限。当时的许西村是由大小不等的平房组成的小村落，很多外地来的艺术类考生都扎堆居住在这里集训，以备参加高

考。那年我与三个朋友合租了间很小的平房，一位是来自太原市的翼姓朋友，当时他的职业是太钢的火车司机，自幼学艺，基础扎实，最终考取山大，毕业后在太原、北京等地自办广告公司。一位是来自原平的武姓朋友，他天资聪颖，也有美术基础，最终考上鲁美，毕业后回山大任教，现在是教授。一位是来自神池的陈姓朋友，他与我一样，只是喜爱，没有美术基础，但他悟性很高，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后来不知何故，只考一次试未通过，就回神池做买卖去了。

处在艺术的氛围里，出于对艺术的无比热爱，我们四个人都忘我地投入到学习训练当中。那时候，也许是年轻气盛，也许是经济较差，一整个冬天我们没有火炉取暖，真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迎

来小雪，送走大寒，往往室外大雪纷飞，室内滴水成冰。夜深人静，我们都棉被裹身，窝在床上，哈着气试图温热冻得发红的手指。清楚地记得，当时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小卖部每包0.5元的上海美味肉容面是我们的最爱，但父母亲每月给我的那点生活费根本不敢随意去购买。我只知道，每省一分钱，就能让购买铅笔、素描纸及油画颜料的费用充足起来，让我在灵感来临时尽情挥笔。

不过我们也有大快朵颐、品尝美味的时刻。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们几个饥肠辘辘，突发奇想，拿了个大塑料袋，悄悄绕过山大南院，跨过排水沟到了一大片菜地里，动作麻利地拨回几棵青翠欲滴的大白菜。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的菜品纯绿色、无污染。我们几个人把“偷”回来的白菜洗净切成条再控

出多余水分，食盐、味精、酱油、陈醋一顿胡乱搅拌，几滴祁县小磨香油一洒，屋内立马就香气四溢。深秋的夜晚已有几分寒意，黛蓝色的夜空中星星闪烁，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我们在陋室里热血沸腾，面对看着新鲜、闻着香的鲜白菜狼吞虎咽起来……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人们常说，艺术的尽头是忘我，古今中外艺术家大师们莫不如此。我不止一次地想过，浑浑噩噩来人间一回，有一个让自己虔诚地去相拥的艺术爱好，且把它当作温馨的港湾，在自己疲惫的时候能安静下来，抚慰心灵，那就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想方设法让自己安下心、静下来，尽可能地去追寻那个美好的感觉。再一次虔诚地手拿铅笔，心无旁骛，神情专注，一笔一划地去描绘少年英雄大卫的英姿与前古时期开朗基罗艺术大师的风采；再一次深刻体会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对自由和人文主义的追求。

我从小就喜欢艺术，从小学开始就喜欢画画。那时候，家里有一张画纸，我每天放学后就会在那上面画。画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是风景，有时是人物，有时是想象中的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画技也在不断提高。从简单的线条和色块，到复杂的构图和色彩运用，我都在不断探索和尝试。艺术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让我在忙碌之余，找到了一片宁静的天地，也让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无尽的乐趣和满足。

喜欢艺术的朋友们不知发现了没有，从去年中旬开始到现在，一些受众多的微信公众号如《今日头条》等连续登载优秀的素描、速写、油画等绘画作品，让人们尽情地欣赏基础艺术之美。当然，我本人每遇优秀的作品，一定要认真地打印出来进行收藏，只因为喜欢，也是对我曾经刻苦追求艺术的一种纪念。

曾经的我，对艺术无比热爱，饱含激情，把自己的青春岁月悉数奉献出来，遨游在素描、速写、油画的艺术天地中不能自拔。往事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温暖如昨。

记得1984年的冬天异常寒冷。这一年我高考落榜后，在朋友推荐下来到山西大学艺术系大二油画班跟班学习绘画。从此，自幼喜欢画画的我，沉浸在艺术的海洋里，如鱼得水，开始了正规的绘画训练。学习期间，每天欣赏着老师、同学们一幅幅优秀的艺术作品，自己流连忘返，爱不释手。这些作品虽

然风格各异，表现手法不一，但它们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界限，总能触动我的心灵，促使我奋进，尽情享受精神食粮。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班年轻的王建平老师在一张素描纸上，手拿半截炭精条，寥寥数笔就将模特对象描绘得准确到位，神形兼备，其线条、构图等视觉元素表现恰当，也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感受传达出来，与观赏者共鸣。原来这就是绘画，这种能深深打动我的艺术，它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废寝忘食，着魔似的刻苦训练起来。

上世纪80年代的山西大学还是分南北两院，北院较大、南院较小，艺术系就在南院的尽头，而两院中间则以许西村为界限。当时的许西村是由大小不等的平房组成的小村落，很多外地来的艺术类考生都扎堆居住在这里集训，以备参加高

考。那年我与三个朋友合租了间很小的平房，一位是来自太原市的翼姓朋友，当时他的职业是太钢的火车司机，自幼学艺，基础扎实，最终考取山大，毕业后在太原、北京等地自办广告公司。一位是来自原平的武姓朋友，他天资聪颖，也有美术基础，最终考上鲁美，毕业后回山大任教，现在是教授。一位是来自神池的陈姓朋友，他与我一样，只是喜爱，没有美术基础，但他悟性很高，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后来不知何故，只考一次试未通过，就回神池做买卖去了。

处在艺术的氛围里，出于对艺术的无比热爱，我们四个人都忘我地投入到学习训练当中。那时候，也许是年轻气盛，也许是经济较差，一整个冬天我们没有火炉取暖，真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迎

来小雪，送走大寒，往往室外大雪纷飞，室内滴水成冰。夜深人静，我们都棉被裹身，窝在床上，哈着气试图温热冻得发红的手指。清楚地记得，当时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小卖部每包0.5元的上海美味肉容面是我们的最爱，但父母亲每月给我的那点生活费根本不敢随意去购买。我只知道，每省一分钱，就能让购买铅笔、素描纸及油画颜料的费用充足起来，让我在灵感来临时尽情挥笔。

不过我们也有大快朵颐、品尝美味的时刻。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们几个饥肠辘辘，突发奇想，拿了个大塑料袋，悄悄绕过山大南院，跨过排水沟到了一大片菜地里，动作麻利地拨回几棵青翠欲滴的大白菜。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的菜品纯绿色、无污染。我们几个人把“偷”回来的白菜洗净切成条再控

出多余水分，食盐、味精、酱油、陈醋一顿胡乱搅拌，几滴祁县小磨香油一洒，屋内立马就香气四溢。深秋的夜晚已有几分寒意，黛蓝色的夜空中星星闪烁，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我们在陋室里热血沸腾，面对看着新鲜、闻着香的鲜白菜狼吞虎咽起来……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人们常说，艺术的尽头是忘我，古今中外艺术家大师们莫不如此。我不止一次地想过，浑浑噩噩来人间一回，有一个让自己虔诚地去相拥的艺术爱好，且把它当作温馨的港湾，在自己疲惫的时候能安静下来，抚慰心灵，那就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想方设法让自己安下心、静下来，尽可能地去追寻那个美好的感觉。再一次虔诚地手拿铅笔，心无旁骛，神情专注，一笔一划地去描绘少年英雄大卫的英姿与前古时期开朗基罗艺术大师的风采；再一次深刻体会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对自由和人文主义的追求。

我从小就喜欢艺术，从小学开始就喜欢画画。那时候，家里有一张画纸，我每天放学后就会在那上面画。画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是风景，有时是人物，有时是想象中的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画技也在不断提高。从简单的线条和色块，到复杂的构图和色彩运用，我都在不断探索和尝试。艺术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让我在忙碌之余，找到了一片宁静的天地，也让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无尽的乐趣和满足。

喜欢艺术的朋友们不知发现了没有，从去年中旬开始到现在，一些受众多的微信公众号如《今日头条》等连续登载优秀的素描、速写、油画等绘画作品，让人们尽情地欣赏基础艺术之美。当然，我本人每遇优秀的作品，一定要认真地打印出来进行收藏，只因为喜欢，也是对我曾经刻苦追求艺术的一种纪念。

曾经的我，对艺术无比热爱，饱含激情，把自己的青春岁月悉数奉献出来，遨游在素描、速写、油画的艺术天地中不能自拔。往事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温暖如昨。

记得1984年的冬天异常寒冷。这一年我高考落榜后，在朋友推荐下来到山西大学艺术系大二油画班跟班学习绘画。从此，自幼喜欢画画的我，沉浸在艺术的海洋里，如鱼得水，开始了正规的绘画训练。学习期间，每天欣赏着老师、同学们一幅幅优秀的艺术作品，自己流连忘返，爱不释手。这些作品虽

然风格各异，表现手法不一，但它们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界限，总能触动我的心灵，促使我奋进，尽情享受精神食粮。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班年轻的王建平老师在一张素描纸上，手拿半截炭精条，寥寥数笔就将模特对象描绘得准确到位，神形兼备，其线条、构图等视觉元素表现恰当，也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感受传达出来，与观赏者共鸣。原来这就是绘画，这种能深深打动我的艺术，它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废寝忘食，着魔似的刻苦训练起来。

上世纪80年代的山西大学还是分南北两院，北院较大、南院较小，艺术系就在南院的尽头，而两院中间则以许西村为界限。当时的许西村是由大小不等的平房组成的小村落，很多外地来的艺术类考生都扎堆居住在这里集训，以备参加高

考。那年我与三个朋友合租了间很小的平房，一位是来自太原市的翼姓朋友，当时他的职业是太钢的火车司机，自幼学艺，基础扎实，最终考取山大，毕业后在太原、北京等地自办广告公司。一位是来自原平的武姓朋友，他天资聪颖，也有美术基础，最终考上鲁美，毕业后回山大任教，现在是教授。一位是来自神池的陈姓朋友，他与我一样，只是喜爱，没有美术基础，但他悟性很高，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后来不知何故，只考一次试未通过，就回神池做买卖去了。

处在艺术的氛围里，出于对艺术的无比热爱，我们四个人都忘我地投入到学习训练当中。那时候，也许是年轻气盛，也许是经济较差，一整个冬天我们没有火炉取暖，真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迎

来小雪，送走大寒，往往室外大雪纷飞，室内滴水成冰。夜深人静，我们都棉被裹身，窝在床上，哈着气试图温热冻得发红的手指。清楚地记得，当时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小卖部每包0.5元的上海美味肉容面是我们的最爱，但父母亲每月给我的那点生活费根本不敢随意去购买。我只知道，每省一分钱，就能让购买铅笔、素描纸及油画颜料的费用充足起来，让我在灵感来临时尽情挥笔。

不过我们也有大快朵颐、品尝美味的时刻。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们几个饥肠辘辘，突发奇想，拿了个大塑料袋，悄悄绕过山大南院，跨过排水沟到了一大片菜地里，动作麻利地拨回几棵青翠欲滴的大白菜。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的菜品纯绿色、无污染。我们几个人把“偷”回来的白菜洗净切成条再控

出多余水分，食盐、味精、酱油、陈醋一顿胡乱搅拌，几滴祁县小磨香油一洒，屋内立马就香气四溢。深秋的夜晚已有几分寒意，黛蓝色的夜空中星星闪烁，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我们在陋室里热血沸腾，面对看着新鲜、闻着香的鲜白菜狼吞虎咽起来……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人们常说，艺术的尽头是忘我，古今中外艺术家大师们莫不如此。我不止一次地想过，浑浑噩噩来人间一回，有一个让自己虔诚地去相拥的艺术爱好，且把它当作温馨的港湾，在自己疲惫的时候能安静下来，抚慰心灵，那就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本报地址:忻州市长征西街31号

邮政编码:034000

新闻热线:15702700016

发行方式:全国邮发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忻州分公司

广告许可证:晋工商广字1422004000016号

广告部电话:3032752

印刷:忻州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每月报价32元